

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与演变*

陈国庆

[摘要] 本文运用历史比较法对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与演变进行研究,认为佤语的 Cl-、Cr- 型复辅音与塞擦音、唇化塞音、腭化塞音的发音特征高度相似,应是复杂辅音;而户语、克木语、布兴语等的 Cl-、Cr- 型复辅音与次要音节的关系密切,复辅音可以分裂为两个音节,前置音节为次要音节。Cl-、Cr- 型复辅音的演变,部分语言保留古音特征,部分语言脱落塞音成分,部分语言脱落流音成分。

[关键词] 佤语 亲属语言 复辅音 性质 演变

佤语与中国境内的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克蔑语、布兴语、莽语、户语、布芒语等都是亲属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语及其亲属语言有较为丰富的复辅音 (consonant cluster),其中,以辅音 (C, consonant) 与 -l-、-r- 构成的 Cl-、Cr- 复辅音为主。从共时层面看,佤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复辅音在不同的语言中呈现出不同性质;从历时角度看,复辅音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演变方向。目前对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性质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 Cl-、Cr- 复辅音为切入点,对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与演变进行讨论。

一 佤语复辅音的类型与性质

(一) 佤语复辅音的类型

佤语的复辅音分为 Cl-、Cr- 两种类型,共有 16 个复辅音: pl-、phl-、bl-、bhl-、kl-、khl-、gl-、ghl-; pr-、phr-、br-、bhr-、kr-、khr-、gr-、ghr-。本文以《佤汉大词典》^① (《佤汉大词典》编纂组 2014) 所收录 30000 余条词汇为基础,对词条进行语素切分,建立佤语语素数据库,对复辅音语素进行提取。统计结果显示,以 pl- 为声母的语素有 74 个,举 15 例如下:

plo̥i 放	plüt 接; 继承	plam 石斛	plaunj 起泡	plunj 硬撑
plap 扔	plap 翻扣	plau? 杀; 弄死	plai 酒	plok 炖, 烹
plok 浮肿	plih 开; 辟	pluat 戒	pli? 果子	ple? 模糊

以 phl- 为声母的语素有 5 个:

phlu 吹 _{吹箫}	phlop 碎	paŋ phlat 直接	phle? 挑箩	?uah phlak phli 肿泡泡的
----------------------	---------	--------------	----------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孟高棉语同源语素语音研究(21BYY041)”的阶段性成果。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语料来源分别为: 佤语 (《佤汉大词典》编纂组 2014)、布朗语、德昂语 (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8)、克木语 (陈国庆 2002)、莽语 (高永奇 2003)、布兴语 (高永奇 2004)、克蔑语 (陈国庆 2005)、布芒语 (刀洁 2007)、户语 (陈国庆、落艳芳 2018)。谨此一并致谢。

① 该词典以元音下加两点表松元音,不加表紧元音。本文引证其语料时不作改变。特此说明。

以 bl- 为声母的语素有 70 个, 举 15 例如下:

bla 放大	blę 噎囊	blum 痘	blom 蚂蝗	blan 通; 露出
blin 瞪	blauŋ 膀胱	blaup 坡	blap 扁	blat 摔; 冲
blak 反	blau? 补	bliah 碎屑	blaih 睁开	blut 吞, 咽

以 bhl- 为声母的语素有 5 个:

bhlut 挣脱	bhliat 渗; 冒	bhlöt 陷落, 通	bhlian 露出	bhlua 大, 肥大; 松
----------	-------------	-------------	-----------	----------------

以 kl- 为声母的语素有 92 个, 举 15 例如下:

kle 口吃	kla 睾丸	klęm 摸	kliam 寻找	klian 捻
klijan 抱	klijŋ 水蛭	klauŋ 鼓	klep 贴	klup 倒
klöt 活	klaik 腋	kloh 蹄, 蹄子	kli? 男阴	klut 段, 节

以 khl- 为声母的语素有 24 个, 举 15 例如下:

khlai 丧事	khlaū 刹	khluŋ 掀开	khlup 悲伤	kloh khloj 嘲讽
khluup 奋拉	khliak 啃	khluh 断	khlau? 壳	khlep 肩胛骨
khla? 粘	khlap 铁猫	khluuk 脱臼	khla? 裤子	khlok 凹; 坑

以 gl- 为声母的语素有 64 个, 举 15 例如下:

gljan 抱	glvt 下巴	glaŋj 这么长	glon 楔子	glip 落 _{日落}
glu 台阶	glup 翻倒	glo 哄; 引诱	gluŋt 蹤破	gluŋj 戳, 捅
glauuk 敲	glai? 折耗	glaik 躲; 隐匿	glauh 倒	gləh (自行) 剥落

以 ghl- 为声母的语素有 9 个:

ghle 磨损	ghluik 骨脱	ghluŋj 脱落; 掉	ghlaŋj 这么高	pli? si ghlu 皮哨子果
ghlat 吓唬	ghlauk 壳; 渣	ghlioŋj 这么矮	ghləŋj 洼洼的	

以 pr- 为声母的语素有 82 个, 举 15 例如下:

pre 兄弟	pre 冰雹	pręm 芦蒿笋	prai? 辣	prut 扑灭; 熄灭
pram 响竹	prum 楼楞	pruŋ 闯; 惊动	praj 屋脊	prut 接; 继承
pruk 翅膀	prauk 旁边	pruih 开; 开花	pręh 野猪	prɔi 烧; 着火

以 phr- 为声母的语素有 13 个:

phru 吹 _{吸气}	phroŋj 灯龙草	nūŋ phrai 屁屁	phra 哗哗	phru phrat 撒; 飞溅
phruah 酒; 撒	phriah 猛吹	phrak phrek 阴阳	phruih 喷	phri 沙 _{声音不清脆、不响亮}
phriak 离得开	phre? 地方	phru phraih 苏醒		

以 br- 为声母的语素有 69 个, 举 15 例如下:

braj 水痘	bram 双; 对	broi 烧; 焚烧	brɔm 猛烧	bręp 叠; 重叠
brŋ 马	braj 蚊子	brɔh 成长	brat 饱满	brut 插入
brauk 挖; 撂	bryk 攒; 拉	brah 倒霉	brai? 菠萝	brę? 偷

以 bhr- 为声母的语素有 5 个:

bhreŋ 排列	bhrut 挣脱	bhriat 渗; 冒	bhrauh 烧	bhrit 烂 _{水果类腐烂}
----------	----------	-------------	----------	--------------------------

以 kr- 为声母的语素有 120 个, 举 15 例如下:

kräj 说, 讲	krq 炖; 焖	kram 篾; 木排	krum 拦住	kräik 搔, 挠, 抓
krin 涩	krŋ 脆	kroy 把; 杆	krup 赶上	krup 祭拜
krut 煨	krүt 磨	krauk 聚集	kręh 溢出	krih 熊

以 **khr-** 为声母的语素有 53 个, 举 15 例如下:

khruu 赶; 逐	khre 枝; 树枝	khriam 干枯	khran 及时	khrian 照料; 料理
khraij 干透	khrup 肩膀	khruij 脏; 肮脏	khrauh 酸笋	khrap khruik 卖力; 有干劲
khrup 疲倦	khröt 捆	khrot 畜箕	khröh 搜集	khrauk 送肋骨 <small>佤族习俗之一</small>

以 **gr-** 为声母的语素有 90 个, 举 15 例如下:

grai 遗失	gräi 酒	grüm 齐; 全	grim 草地	gréj 小炕笆架
gruan 掩蔽处	gröp 缩小	gräin 咬, 乱咬	grail 晒台	grau? 吼叫
groik 酒; 漏	graik 蛾	gruñ? 靠; 挪	grob 烤; 烤	gröt 捆, 扎, 勒

以 **ghr-** 为声母的语素有 22 个, 举 15 例如下:

ghram 算了	ghryñ 这么久	ghruu 赶; 驱逐	si ghrip 剪刀	ghrom 集拢; 哄抢
si ghröh 抢	ghrauh 跳舞	ghrauk 篦篱; 漏勺	si ghräh 洗; 淘	te? ghray 霸权; 称霸
ghruah 响	ghreh 垮; 塌	ghroh 烤 (使干)	ghrvh 跳, 跳跃	grai ghrup 死亡

经统计, 佤语 Cr-、Cl- 型复辅音在语素中的分布表现为: ① Cr- 型复辅音出现的词或语素多于 Cl- 型复辅音, 其中, 复辅音 kr- 出现的词或语素最多; 其次为 kl-, 其他依次为 gr-、pr-、pl-、bl-、br-、gl-、khr-、khl-、ghr-、phr-、ghl-、phl-、bhl-、bhr-; ②清复辅音出现的词或语素多于浊复辅音; ③不送气复辅音出现的词或语素多于送气复辅音。

(二) 佤语复辅音的性质

王敬骝、陈相木 (1994:49) 将佤语 Cl-、Cr- 型复辅音描写为: 复辅音声母前后两个辅音结合是很紧密的; 复辅音实际发音时, 第一音素 C- 与 -l- 或 -r- 同时成阻与持阻, 然后相继除阻, 两个音素之间无间隔, 没有任何元音包含其间。佤语复辅音的这种特征, 其他语言也有, 如梁敏、张均如 (1996:56) 把壮语的复辅音描写为: 复辅音发音时, 第一音素与 -l- 或 -r- 同时成阻与持阻, 然后相继除阻, 两个音素之间没有什么间隔, 更没有什么元音夹在中间。

潘悟云 (2017:55) 认为辅音分简单辅音、复杂辅音两种。简单辅音只有一个调音部位, 复杂辅音由基本调音音素与次要调音音素组成, 如塞擦音 ts 有两个调音部位, 即 t 与 s, 发音时它们同时成阻与持阻, 除阻先后不一样, 中间没有间隔, 这种辅音是复辅音, 即第一个音素除阻后, 第二个音素才接着成阻、持阻、除阻, 实际上是由两个简单辅音组成。而带流音的复辅音是复杂辅音, 记作 C^l-、C^r-, 与复杂辅音 C^w-、C^h-、Cⁱ- 等的记音相一致, 若为复辅音, 则应记作 Cl-、Cr-。

根据笔者母语语感, 佤语的 Cl-、Cr- 型复辅音, 其发音与塞擦音、唇化塞音、腭化塞音的发音一致, 就此而言, Cl-、Cr- 型复辅音应为复杂辅音, 但本文秉承传统仍记为 Cl-、Cr-。

二 佤语亲属语言复辅音的类型与性质

(一) 佤语亲属语言复辅音的类型

通过考察佤语亲属语言的复辅音, 跟佤语一样, 其复辅音也分为 Cl-、Cr- 两种类型。与佤语相比, 其亲属语言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克蔑语、布兴语、莽语、户语、布芒语等的复辅音呈现不平衡的状态, 主要表现为佤语、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等的复辅音较为丰富, 形式较为复杂; 莽语、户语、布兴语的复辅音数量较少, 形式较为简单, 而布芒语、克蔑语没有复辅音。具体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佤语亲属语言的 Cl- 型复辅音

语 言	Cl- 型复辅音							
	pl-	phl-	bl-	bhl-	kl-	khl-	gl-	ghl-
佤 语	+	+	+	+	+	+	+	+
德 昂 语	+	+	+	-	+	+	+	-
克 木 语	+	+	+	-	+	+	+	-
布 朗 语	+	+	-	-	+	+	-	-
户 语	+	+	-	-	+	+	-	-
布 兴 语	+	-	+	-	+	-	-	-
莽 语	+	-	+	-	-	-	-	-
布 芒 语	-	-	-	-	-	-	-	-
克 蔑 语	-	-	-	-	-	-	-	-

从表 1 可看出, 佤语的 Cl- 型复辅音最为完整, 其次为德昂语、克木语, 再次为布朗语、户语、布兴语、莽语。布芒语、克蔑语没有 Cl- 型复辅音。

表 2 佤语亲属语言的 Cr- 型复辅音

语 言	Cr- 型复辅音							
	pr-	phr-	br-	bhr-	kr-	khr-	gr-	ghr-
佤 语	+	+	+	+	+	+	+	+
德 昂 语	+	+	+	-	+	+	+	-
克 木 语	+	+	+	-	+	+	+	-
布 兴 语	+	-	+	-	+	-	-	-
布 朗 语	-	-	-	-	-	-	-	-
户 语	-	-	-	-	-	-	-	-
莽 语	-	-	-	-	-	-	-	-
布 芒 语	-	-	-	-	-	-	-	-
克 蔑 语	-	-	-	-	-	-	-	-

如表 2 所示, 佤语的 Cr-型复辅音最为完整, 其次为德昂语、克木语, 再次为布兴语。布朗语、户语、莽语、布芒语、克蔑语没有 Cr- 型复辅音。

以往的调查材料显示, 没有 Cl-、Cr- 型复辅音的布芒语、克蔑语有声调; 没有 Cr- 型复辅音的布朗语、户语、莽语也有声调。这意味着 Cl- 型或 Cr- 型复辅音的消失与声调产生机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 佤语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大都具有“次要音节 + 主要音节”的音节结构形式, Matisoff (1973) 把这种由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组成的词称作“一个半音节的词(sesquisyllabic word)”, 把一个半音节中的“半音节”称作“前置辅音(pre-initial consonant)”。在音节结构上,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的次要音节是一个非重读的、元音高度弱化的音节, 它通常居于词根

(主要音节)之前。一般有两类次要音节：一类是鼻音自成音节，主要用于构形，属形态形素；另一类是辅音后带有高度弱化的元音构成的音节，该音节总是以轻读的形式前附于词根。

在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一个半音节的发音中，次要音节与复辅音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即次要音节与其后主要音节的词首单辅音或复辅音不能合并为更复杂的复辅音；复辅音的常态发音是不能将复辅音撕裂为两个音节或一个半音节。然而，在考察佤语亲属语言 Cl-、Cr- 型复辅音的性质时，发现其与次要音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似乎是复辅音的非常态发音导致的，即复辅音撕裂为两个音节或一个半音节，发音由常态变为非常态。

陈国庆（2018:119）指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次要音节的语音演变有简化、次要音节脱落、次要音节与主要音节合并、次要音节与主要音节衍变为两个音节的联绵词等现象。其中，次要音节与主要音节合并时，因次要音节的元音高度弱化而脱落，次要音节的辅音与主要音节的辅音有复合为复辅音的可能。一些相关研究（潘悟云 2000, 2017）认为，原始东亚语的许多语素可能多为双音节形式，后来语义重心右移，第一个音节语义虚化，语音层面弱化成次要音节，而次要音节进一步演变，或与词根（主要音节）的辅音结合成复辅音，但这些观点仍然需要深入讨论。复辅音与次要音节之间具有什么样的演变规律，不同的语言有不同情况，仅就目前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的研究而言，还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尚需实证性实验研究来作进一步判断。

尽管如此，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对佤语及其亲属语言 Cl-、Cr- 型复辅音的分析，仍可以发现这类复辅音与次要音节的辅音在不同语言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关联性。佤语、德昂语等的复辅音与次要音节的辅音明显不同，作为第一音素的塞音 C- 与作为第二音素的 -l- 或 -r- 之间结合非常紧密，两者之间不能有丝毫松弛状态，发音方法与塞擦音、唇化塞音、腭化塞音等一致，不能撕裂为两个音节或一个半音节。这一点与次要音节协同主要音节发音有本质的差别。

田野调查获得的一些语音事实表明，户语、克木语、布兴语的 Cl-、Cr- 型复辅音的发音，在不同发音人或同一发音人不同时段的发音中，复辅音 Cl-、Cr- 的发音跟次要音节与主要音节的协同发音有较高的相似性。复辅音 Cl-、Cr- 的发音可撕裂为或自由变读为一个半音节，如户语的 Cl- 型复辅音就有两读现象：一是可读为与佤语 Cl- 型性质一致的复辅音，即两个辅音音素结合很紧密，其间没有什么间隔，没有任何元音包含其间；二是在两个辅音音素之间加弱化元音ə，发音时两个辅音音素之间呈松弛状态，一个音节可撕裂为或变读为一个半音节。但是，户语 Cl- 型复辅音的两读现象并不区分词汇意义。例见表 3：

表 3 户语 Cl- 型复辅音两读现象

复辅音读音	一个半音节读音	词义	复辅音读音	一个半音节读音	词义
pli ³¹	pə ³³ li ³¹	蛆	plu ³¹	pə ³³ lu ³¹	灰尘
ploŋ ³¹	pə ³³ loŋ ³¹	芽	phla ³¹	phe ³³ la ³¹	晒 <small>晒粮食</small>
phle ³¹	phe ³³ le ³¹	结 <small>结果</small>	phlia ³³	phe ³³ lia ³³	雹子
phlut ³¹	phe ³³ lut ³¹	蹿	phla:k ³¹	phe ³³ lak ³¹	睁 <small>睁眼</small>
klau ³¹	kə ³³ lau ³¹	搅拌	klep ³¹	kə ³³ lep ³¹	眨 <small>眨眼</small>
klua ³¹	kə ³³ lua ³¹	缝 <small>缝衣</small>	klyt ³¹	kə ³³ lyt ³¹	迟 <small>迟到</small>
a khlan ³³	a khə ³³ lan ³³	老鹰	khlok ³¹	khə ³³ lok ³¹	等候
khlyin ³¹	khə ³³ lyin ³¹	胖子	khlin ³¹	khə ³³ lin ³¹	舔

克木语、布兴语也有复辅音两读的现象。如“老鹰”，克木语可读为 *klaŋ*，也可读为 *kəlaŋ*；布兴语可读为 *klaŋ*，也可读为 *kəlaŋ*；“果子”，克木语可读为 *ple?*，也可读为 *pəle?*；“男生殖器”，布兴语可读为 *kla*，也可读为 *kəla*；“旧”，克木语可读为 *phrim*，也可读为 *phərim*；“辣”，克木语可读为 *phri?*，也可读为 *phəri?*。田野调查发现，克木语、布兴语复辅音的两读现象仍以复辅音发音为常规、常态，一个半音节发音存在个体和年龄层次差异，属变异现象。

潘悟云（2000:116）提出上古汉语有两种复辅音，一种是结合得较紧的复辅音 *Cl-、*Cr-，即一般的复辅音，其塞音部分较长较重，到中古汉语塞音部分保存下来，流音部分脱落；另一种是结合得比较松的复辅音 *C-l-、*C-r- 型，塞音部分较短较弱，后来演变为一个半音节。

通过分析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我们认为其复辅音既具有 Cl-、Cr- 型复辅音的特征，也有 C-l-、C-r- 型复辅音的特征。其中，佤语、德昂语等的复辅音，只具有 Cl-、Cr- 型复辅音的特征，目前未发现有 C-l-、C-r- 型变读或变体；户语、克木语、布兴语等的 Cl-、Cr- 型复辅音与 C-l-、C-r- 型复辅音往往以自由变读的形式存在，但仍以 Cl-、Cr- 型复辅音为常规、常态音。说明佤语及其亲属语言 Cl-、Cr- 型复辅音的根本性质仍以 Cl-、Cr- 型复辅音特征为主，即以传统复辅音性质为常态，其将来的发展演变趋势则需长久跟踪观察。

三 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演变

从共时层面看，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保有量处于不平衡状态，从历时层面看，复辅音呈现由繁到简的演变趋势，其主要演变方式为复辅音的某一音素脱落，但不同的语言，其复辅音的演变具有不同的规律。经过比较，佤语及其亲属语言 Cl-、Cr- 型复辅音的演变总体呈现 C- 脱落和 -l-、-r- 脱落两种基本规律。

（一）Cl- 型复辅音的演变

佤语及其亲属语言的 Cl- 型复辅音，C- 是主要调音音素，-l- 为次要调音音素。 $*Cl-$ 的演变一般是保留主要调音音素 C-，次要调音音素 -l- 脱落，演变规律为： $*Cl->C-$ 。例如：

“放_{开放}”：佤语 *plo̥i*，克蔑语 *pɔi³¹*，布芒语 *poi²⁴*，莽语 *piɔ⁵⁵*。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l- 复辅音；克蔑语、布芒语、莽语脱落了流音 -l-，只保留塞音 C-。

“果子”：佤语 *pli?*，布芒语 *pe⁵⁵*，布兴语 *ba?*，克蔑语 *phe?*⁵³。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l- 复辅音；布芒语、布兴语、克蔑语脱落了流音 -l-，只保留塞音 C-。

“吞”：佤语 *bluit*，户语 *pxt³³*，布芒语 *mut²¹*。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l- 复辅音；户语、布芒语脱落了流音 -l-，C- 演变为同部位的单辅音 p-、m-。

（二）Cr- 型复辅音的演变

佤语及其亲属语言的 Cr- 型复辅音，C- 是主要调音音素，-r- 为次要调音音素。 $*Cr-$ 的演变一般是保留主要调音音素 C-，次要调音音素 -r- 脱落，演变规律为： $*Cr>C-$ 。例如：

“马”：佤语 *brunj*，克蔑语 *paj⁵⁵*。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r- 复辅音，克蔑语脱落了流音 -r-，保留塞音 C-。

“辣”：佤语 *prai?*，克蔑语 *phi?*⁵³。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r- 复辅音，克蔑语脱落了流音 -r-，保留塞音 C-。

“等候”：佤语 *kro?*，克木语 *kɔ?*，布芒语 *ku⁵¹*，布朗语 *kho³⁵*，克蔑语 *khɔ?*⁵³。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r- 复辅音，克木语、布芒语、布朗语、克蔑语脱落了流音 -r-，保留塞音 C-。

(三) Cl-型复辅音变异为一个半音节后的演变

布兴语、克木语、户语的 Cl-型复辅音可变读为 C-l-型复辅音，其中，C- 为弱化的次要音节且容易脱落，次要音节脱落后仅保留主要音节 l-，演变规律为：Cl->l-/C-l->l-。例如：

“男生殖器”：布兴语 kla，克蔑语 li³⁵，户语 li?³¹，布朗语 li⁵¹。布兴语可读为 kəla，Cl- 变异为一个半音节 C-l-型复辅音，克蔑语、户语、布朗语塞音 C- 脱落，只保留流音 l-。

“落日落”：布朗语 khlep⁵¹，德昂语 lip，克蔑语 lup⁵³，户语 lup³¹。布朗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l- 复辅音，或可变异为 C-l-；德昂语、克蔑语、户语塞音 C- 脱落，只保留流音 l-。

“老鹰”：佤语 klaŋ，克木语 klaŋ，布兴语 klaŋ，布朗语 khlaŋ⁵¹，布芒语 kaŋ⁵¹，克蔑语 khan³¹。佤语保留古音性质，为 Cl- 复辅音，布芒语、克蔑语脱落了流音 -l-，保留塞音 C-；但克木语、布兴语、布朗语的 Cl- 可变异为一个半音节 C-l-型复辅音，其中，C- 为次要音节，弱化音节的辅音声母 C- 失落，保留流音 l-，具有 Cl->l-/C-l->l- 的演变规律。

总的来看，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演变都遵循复辅音向单辅音演变的定律，这一演变规律符合复辅音演变的普适性特征。因对南亚语系语言材料的全面掌握相对有限，孟—高棉语族语言一个半音节 C-r- 型复辅音的演变规律尚未明确，需对南亚语系其他语族语言作进一步比较研究后才能确定一个半音节 C-r- 型复辅音的演变规律。

四 结语

本文结合佤语与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克蔑语、布兴语、莽语、户语、布芒语等亲属语言的 Cl-、Cr- 型复辅音，考察这两类复辅音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经研究认为，佤语、德昂语等 Cl-、Cr- 型复辅音的发音特征与塞擦音、唇化塞音、腭化塞音等辅音的发音特征高度相似，语音性质一致，与复杂辅音类似；而户语、克木语、布兴语等的 Cl-、Cr- 型复辅音，除具有佤语、德昂语等复辅音的基本特征外，复辅音两读现象之一的 Cl-、Cr- 型复辅音与次要音节有着密切关联，主要表现为复辅音与次要音节可互相变读，不区别意义，这种现象应是 Cl-、Cr- 型复辅音松弛化的表现和一个半音节形成的端倪。但是，复辅音与次要音节之间的相互演变关系，即是复辅音演变为一个半音节，还是一个半音节演变为复辅音，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佤语及其亲属语言复辅音的性质，因受不同语言所处不同演变阶段的影响，呈现出复辅音、单辅音化、次要音节化等现象。复辅音是古音的遗存，单辅音化是古复辅音演变的结果。从语言事实来看，复辅音次要音节化（一个半音节化），是复辅音松弛化的非常态表现，也是复辅音脱落一个音节（主要音节）或半个音节（次要音节）进而单辅音化的表现。然而，佤语及其亲属语言的复辅音、复杂辅音、次要音节之间的关系，尚需更多的思路和方法，从不同视角及使用创新的研究手段作深入探讨，如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复辅音、复杂辅音、次要音节展开技术性的、规范性的实证研究，以验证历史比较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

参考文献

- [1] 陈国庆. 2002.《克木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 陈国庆. 2005.《克蔑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陈国庆. 2018. 《孟高棉语次要音节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4] 陈国庆、落艳芳. 2018. 《户语语音特征及其构词方式》，《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5] 刀 洁. 2007. 《布芒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6] 高永奇. 2003. 《莽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7] 高永奇. 2004. 《布兴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梁 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 潘悟云. 2017. 《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声母》，《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一辑）第55-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11] 《佤汉大词典》编纂组. 2014. 《佤汉大词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12] 王敬骝、陈相木. 1994. 《佤语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13] 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1998. 《云南省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14] Matisoff, James A. 1973. Tonogenesis in Southeast Asia. In Larry M. Hyman (ed.),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 pp. 71-95. (Southern California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1). Los Angeles: The Linguistics Progra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onsonant Clusters in Wa and Its Related Languages: Nature and Evolution

CHEN Guoqing

[Abstract] Employing th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sonant clusters in Wa and its genetically-related languages. It argues that the Cl- and Cr- consonant clusters in the Wa language are actually complex consonants as they are highly similar to affricates, labialized stops and palatalized stops in terms of articulatory features, whereas the Cl- and Cr- consonant clusters in Hu, Khmu (a.k.a. Khamu or Kammu) and Buxing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inor syllables in that consonant clusters can split into two syllables, with the presyllables as the minor syllables. As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Cl- and Cr- consonant clusters, they are either retained in some languages, or the C- is lost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while the liquids, -l- or -r-, are lost in other languages.

[Keywords] Wa language genetically-related language consonant cluster nature evolu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李云兵】